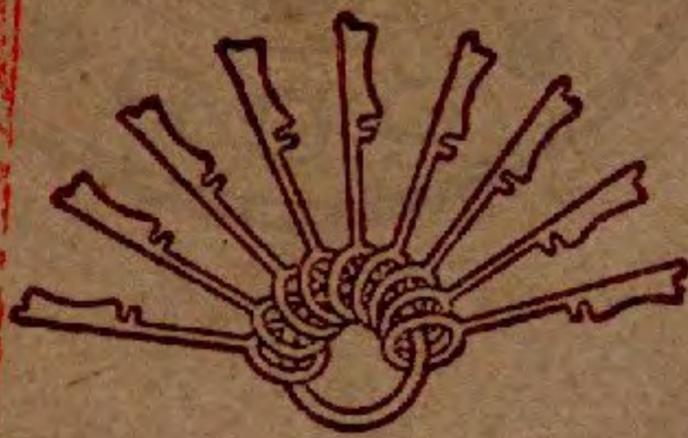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探險家列傳

上冊

編譯者 黃海鶴 朱基俊



中華書局編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世界探險家列傳 上册

目次

最早環遊地球的麥哲倫	一
英國最偉大的海上探險家庫克	六
在南美洲探險三年的洪保德	一〇
暴露澳洲大陸的祕密的斯他特和斯都亞特	一七
開闢非洲大陸的立溫斯敦	二三
發現尼羅河發源地的斯皮克	三〇
發現北冰洋西北航線的阿門特生	三五
揭發西藏的祕密的斯文赫定	四三
貫通亞洲腹地的愛叟登	四九
發現白種愛斯基摩人的斯蒂芬生	五五





081.05
8322
29
v.1

世界探險家列傳 上冊

最早環遊地球的麥哲倫

自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發見美洲大陸以後，航海家就紛紛出去試探，都想找到一條從新大陸西通印度及出產香料的諸海島的航路。這時候，一般人已經漸漸知道，要找到這條航路，就必須繞過美洲的南北兩頭，或者在中間找出一條橫貫大陸的河道來。自從拔爾波亞 (Balboa) 在德利安地峽 (Isthmus of Darien) 的山峯上舉目西眺，看到了一望無際的萬斛銀濤，知道新大陸之外還有一個新大洋之後，世人想從水路渡過美洲而到東方去的心，就更加熱切起來，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個新大洋的彼岸必定就是印度和產香料的諸海島了。

當時最熱心地想找出到東方去的新海道的，是葡萄牙人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他堅信南美洲以南必定有一條海道可以溝通大西洋和那個新大洋，於是他向



葡萄牙王請求供給他船隻和費用，以便前去試探。但是葡萄牙王不相信他，於是他又去請求西班牙王，結果西班牙王給了他五隻陳舊不堪的海船。後來他費盡氣力招募到了二百七十個水手之後，就在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由西班牙海口塞維爾（Seville）啓程，向西進發。

他們在出發後第二個月，就看到了南美洲海岸的聖亞哥斯廷海角（Cape Saint Augustine）。一行人在這裏獲得了大批的糧食。這裏的土人是一種棕色人種，衣服都用鸚鵡毛製成，食物則大半是他們敵人的肉，他們很願意用他們的女兒來交換白種人的長刀和斧頭。麥哲倫在此停留了十三天之後，就上船沿着海岸南行而到達了巴塔哥尼亞（Patagonia）。這一個地名是麥哲倫替牠取的，Patagonia 一字在葡萄牙文是「巨人」的意思；因為他看到那個地方的人，身體都是非常高大的。

一五二〇年三月，麥哲倫一行人到了一處海灣，他給牠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聖殊里安港（Port St. Julian）。因為那時正是該地冬季開頭的三月，所以麥哲倫就決定在這海港的岸上過冬。但同行者中間有許多人都願在這荒涼的海上苦苦地挨過幾個月

的時間；並且當時他們因供給缺乏，日常的食物一天天的減少，因此更不高興，他們都想回到溫暖的北方去。他們說，這裏並沒有看到可以直通新大洋的海道，現在可以捨棄這種無用的探尋了。但是麥哲倫在中心已經有了決定，他認為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就是死，一條路就是完成他的探險事業。所以他回答他們說：『我們直向前去，等我們發見了陸地的盡頭或是發見了海峽以後再說。』於是有三隻船上的船長和水手聯合而起來反叛，並且決定立刻駛回西班牙。但智勇過人的麥哲倫早有準備，殺了其中的一個船長，於是大家嚇了起來，仍舊依着他的計劃進行。

一九二〇年十月，春光一到，這隊航船就向南駛去。不久他到了一道海峽的進口，麥哲倫就用自己的名字稱牠爲麥哲倫海峽。這海峽很狹又很曲折，兩岸都是一帶戴雪的高山。一到夜，岸上就滿是土人斥埃的火光，因此麥哲倫又稱呼峽的南岸爲提厄刺得翡 (Tierra del Fuego)，意思就是火地。

在這裏麥哲倫丟失了兩隻海船，其中有一隻擱淺在沙灘上，另一隻是因爲船上的指揮者和水手覺得這個探險的工作太苦而且沒有意思，趁麥氏派牠去探測海峽的曲

折時，他們就在一個黑夜裏偷着回西班牙去了。麥哲倫以爲那隻迷失的船，將來一定跟得上他，所以也就沒有等牠。船裏一個舵工在寫述這次探險經過時，這樣寫着：

「麥哲倫離開那裏的時候，曾留下幾封信放在那裏，等那隻迷失的船到那裏的時候，好依着信上所指定的道路追隨上去。我們從這個地方駛進了海峽裏面，那裏的水面寬狹不等，有九英里寬的，有六英里寬的，有三英里寬的，同時也有一英里半寬的。我們白天行船，晚上停着。他常常派遣小艇前去探路，海船則在後面跟着。不久小船就報告前面已有出路，因爲他們在前面已經看得見大海。麥氏得到了這個消息，就吩咐發礮慶祝……這個海峽總計有三百英里長。」

一渡過海峽，麥哲倫他們便轉舵向北而行。那時氣候很是溫和，天氣也很清朗。不久他們就航進了「太平洋」(Pacific)。「太平洋」這名字是麥氏杜撰的，因爲他看見這新大洋中的水很是平靜，所以就這樣稱呼牠了。他們繼續又走了三個多月，一路風平浪靜，不遇颶風。當時每個船夫都以爲渡過海峽之後，不久就可到達印度；那裏曉得海濶天空，航行了這樣久還是沒有到，所以又驚恐起來。並且這時候所有糧食都已經告盡，甚至

老鼠也已經捉完吃光，現在所吃的祇是一些木屑和海水煮過的牛皮；這些食物使他們大家生起病來，因病死去的人也一天一天多起來。這真是一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但正在絕望的時候，他們忽然見了陸地，到了一個小島上，這一批半死的人，就又得到了糧食，不致餓斃中途。後來他們又向西南航到達了菲律賓羣島（Philippine Islands）。那邊的土人，對於他們初次見到的白種人接待得很是和藹，所以他們在那邊過了幾星期的快樂日子。但是不久卻就發生了很大的悲劇，那就是一五二一年四月十七日麥哲倫去奪取馬克丹島（Island of Mactan）時，被該島的土人殺了。

麥哲倫死後，其餘的人就另選了一個領導者，根據麥氏的原意指揮船隊繼續前進。不久航到了著名出產香料的摩鹿加島（Moluccas）於是滿載了香料，渡印度洋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而回到歐洲。一五二二年九月六日全隊中剩下唯一的海船維多利亞（Victoria）號在塞維爾下碇，船裏所有水手夫役等一共祇有十八人。他們已用了二年多光陰，環繞地球航行了一週。

這環繞地球的破天荒第一次航行，共有三個重要的結果：（一）麥哲倫海峽的發見；

(一)菲律賓羣島的發見；(二)歐洲人從此知道由大西洋向西行也可以到達東印度羣島。

英國最偉大的海上探險家庫克

到十八世紀初期，歐洲人對於各大陸的海岸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當時葡萄牙人已經製有非洲海岸的地圖，西班牙人曾經沿着中美洲和南美洲作過冒險的航行，同時對於亞洲的東南海岸，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也都有了一些知識，北美洲自從哥倫布等到達之後，更不必說早已有大批的人在向那邊移殖了。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南端靠近南極的地方，到底有沒有一塊極大的大陸的問題，卻老是蟠據在當時一般人的頭腦裏不能解答。因為殖民熱的蓬勃已經使所有當時的歐洲人在發狂一般做着再有新大陸發見的夢了。

在這個汹涌的殖民潮中，英國產生了一個偉大的航海探險家，他的名字是詹姆士庫克（James Cook），他曾經航繞地球三周，探尋過新西蘭海岸，發見澳洲東岸和太平洋

中的許多島嶼，同時更到過北冰洋和南冰洋，發見許多亞洲東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的海岸。

庫克幼年時候因爲家裏很窮，一早就在兩隻往來英格蘭蘇格蘭海岸的煤船上服務。到了二十七歲上（一七五五年）因爲英國和法國啓釁，非常需用航海人材，所以他就投入海軍而被派往美洲，叫他去測量聖羅稜士河（St. Lawrence）；後來又被派到紐芬蘭（Newfoundland）和拉布刺多（Labrador）海岸測繪那邊的地圖。

因爲他在紐芬蘭等處所做的事對於當時的地圖有很大的貢獻，所以一七六八年英國皇家學會就派他領了幾個科學家到南太平洋去考察金星的軌道。當他由普里穆斯（Plymouth）乘奮勉號（Endeavor）海船出發的時候，他祇是一個海軍少佐；但等到海航歸來，他就陞做司令官了。因爲這次出去，他不但完成了天文學方面的使命，並且還繞着新西蘭航行了一周，證明牠是一個大島，而並不是澳洲大陸的一部份；同時更遊歷了澳洲東海岸的全部，把牠製繪了一張地圖之後，隨即爲英國政府獲得了該地的所有權，打定了英國在澳洲殖民的基礎。

一七七二年六月十三日，庫克又到南太平洋去作第二次的探險，這次的目的就是考察那裏到底有沒有一塊南方大陸。結果他到達了前人所沒有到過的地方，進了南冰洋的範圍；後來因爲該處結着厚冰，船不能進駛，祇到了南緯七十一度十分的地方就折回。對於南極的冰，他說：『牠從東方結到西方，所到的地方是我們的目力所不能及的。……在這個冰場中，我們看見了九十七個冰山。……不獨我自己，就是同船的人也都相信這個冰場一直結到南極。』

認爲從這以南並沒有什麼大陸之後，同行的人中有好些都想立刻回英國去，但是英勇的庫克決意要在太平洋的每個角落裏再好好探尋一下。結果在南太平洋又探尋了幾個月之後，果然被他發見了新喀利多尼亞羣島（New Caledonia），同時更在南美洲南端的提厄刺得翡哥羣島作了一次精細的測量工作。至一七七五年七月十三日纔回抵英國。計算起來這探險航行所化去光陰已經有三年多，而他所經過的路也在五萬四千哩以上了。

庫克這次回國後，聲名更加大了起來，隨即就被選爲皇家學會會員，並且因了一篇

「長期航行中如何能使船員免於疾病」的論文而獲得該會的金質獎章。

但是回國不到一年，這位英勇豪健的探險家又被他本國派往北冰洋去探尋一條由北美洲西北部通達歐洲的西北航路（Northwest Passage）了。

於是在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一日他就乘了決志號（Resolution）海船出發，同行的還有一隻海船名叫發現號（Discovery）。他們一路沿非洲海岸，繞好望角渡印度洋而到達太平洋南部的新西蘭，再從新西蘭向東北行，駛入島嶼密布的中太平洋，最後到了一個大羣島的南面來。庫克把牠取一個名字叫做檀香山羣島（Sandwich Islands）。這羣島上的土人一見這些從遠方來的遊歷家，便十分畏怯。後來庫克又遊歷了努特卡海峽（Nootka Sound）和阿留地安羣島（Aleutian Islands）。再北航，從危險萬狀的暴風中掙扎出來之後，就到達了威廉親王海峽（Prince William's Sound）。於是他們開始沿着海岸大索西北通路。舟行在濃霧迷漫冰雪皓皓的海洋裏，漸漸到達了北美洲的極西端。冒險渡過白林海峽（Bering Strait）之後，他們就進了北冰洋。
決志號所到的極北的地方是北緯七十度二十九分。因為前面已是冰場，所以庫克

祇得從那裏退回。

向南折回之後，庫克又到檀香山島遊歷。但至一七七九年二月，不知怎樣他竟突然被島上土人殺死。於是其餘的人祇得另外舉了一個新領袖，決志號也就向西南行，經過中國南方海港澳門而回到英國。

歷盡辛苦之後，西北航路雖然還是沒有探尋到，但是庫克的榮譽卻從此永傳青史而不朽；因為他這一次的航行，在北美洲西岸所成就的探險工作，比西班牙人二百年的工作還要偉大得多哩！

在南美洲探險三年的洪保德

南美洲也是世界上一塊神祕的大陸。牠裏面有不少的火山和虎、豹、鱷魚等猛獸；同時氣候極熱，到十八世紀時，牠還是一片無人知道的蠻荒的土地。

最早到南美洲去探險的是西班牙人比撒羅（Francisco Pizarro），他在十六世紀時就到了那邊，並且用武力為西班牙征服了祕密，但是殘酷凶暴的他，在武功上雖是很

盛，在探險事業上說來卻並沒有多大的建樹。直至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出來之後，我們對於南美洲的情形，纔有了一個大體的觀念；尤其關於著名的亞馬遜河（Amazon R.）流域的情形，我們從他獲得了許多重要的知識。

洪保德是一個德國人，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教師中有一個是曾經和著名航海家庫克（James Cook）作過第二次環遊世界旅行的人，還有一個是譯過魯濱孫飄流記（Robinson Crusoe）的人；因為這兩個人的關係，他從小就對游歷極感興趣。他決定長大以後，也要到地球上各處去旅行，使他回家以後也有許多奇聞告訴世人。

他在學校的課程中，最喜歡的是地理學、植物學和地質學。他時常生病，但是他不但因此拋棄他的學業，而且更使他努力用功；因為他預備把這些課程學好之後，就可以在將來應用。後來他結識了一個和他的嗜好差不多相同的法國植物學家篷普隆（Antoine Bonpland），於是他對於出外游歷的心更加熱烈起來。最後他們兩人便決定一同到南美洲去作探險的旅行。

一七九九年六月五日，他們從西班牙的科藍那（Corunna）出發到南美洲去。在委

內瑞拉 (Venezuela) 的庫瑪那 (Cumana) 上岸以後，他們就到了加拉卡斯 (Caracas)。他們的目的是要去考察奧利諾庫河 (Orinoco River)，看看牠的主要支流是不是和亞馬遜河的主要支流相連。

一八〇〇年二月七日，他們騎了騾子開始往內地去探察奧利諾庫河。在路上他們看到了一棵密模樹，有九呎粗六十呎高，牠的枝葉向天空撐開，像一把很大的傘，樹蔭的圓周差不多有六百呎。這棵樹十六世紀的探險家也曾看見過，那時已經就有這樣大，所以牠的生命至少也已經有四五百年了。

因爲日裏天氣太熱，所以他們大半到夜間纔出去旅行。有一次他們在黑夜裏走路時，後面突然來了一隻及瓜虎，幾乎喪了生命。後來知道這還是隻已經被獵人追了三年，一直沒有捉到手的猛虎哩！他們走了不久，就到了拉屈林企拉熱泉 (La Trincheras)。這泉水裏的水極熱，他們把蛋放下去，三分鐘後就煮熟了。

三月初旬，他們到了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每天清晨的第一種聲音便是猿猴的叫聲。當他們一到森林面前，便看見一羣猿猴在樹上魚貫而行，前面是一隻雄猴，後面跟着許

多雌猴，其中有好幾隻都負着牠們的子女。

他們不久走到利亞諾斯（Lianos）大平原，這裏氣候極熱，寒暑表常常升到一百一十二度。地面的風更捲起很大的灰沙，沙土的熱度比空氣的熱度更要高。在白天，要找一個避日光的地方簡直絕對不可能，到晚上熱度也並不見得減低。他們一路上時常缺乏飲料，難得遇到的土人，也不能供給他們涼水。雖然離地面十呎的地方，人們就可以找到許多水，但是這批懶惰的土人都不願意掘井，寧可渴着不喝水的。

他們在利亞諾斯平原中間的喀拉波索（Carabozo）地方發見了一個製造電機的人，他們覺得很奇怪；這個人對於電學方面，除了幾本電學的書以外，並沒有別的智識。除了土人以外，洪保德和篷普隆是第一次看見他實驗電氣的人。當他玩着洪保德帶來的電機的時候，他覺得十分喜歡，因為這些電機和他自己製造的完全不同。

在喀拉波索，這兩個探險家很想附近的泥水中提取幾條電鱈魚。土人起初還不敢幫助他們，不過經再三請求後，他們最後纔答應用馬來幫他們提取。

他們隨即和土人一起出去尋找野馬和野驃，結果尋到了三十多隻。於是他們將這

些畜牲趕到水裏。牠們在水裏亂踏了一頓之後，就有許多五呎長的黃黑色的鱈魚跳了出來。牠們在水面游行，聚集在馬和騾的腹部下。土人們手裏都拿着魚叉和長竿緊緊的圍着池子，也有爬在樹上的。他們用奇怪的呼聲和手裏的長竿把這些馬慢慢地趕到池邊。鱈魚受了人聲的恐嚇，都用牠們的電氣來保護自己。有幾匹馬淹死在水裏，有些逃上岸躺在沙土上，但都已被電氣迷蒙了。最後等到那些鱈魚疲倦之後，土人們纔用魚叉上的長繩把牠們捉上岸來。

洪保德和篷普隆兩人從喀拉波索往奧利諾庫去時，其中有一部份的路程是坐樹皮船沿着阿普利河 (Apure R.) 走的。在小船上，除他們兩人之外，還有四個土人，一個是舵工。沿途他們每天都看見及瓜虎、鱔魚和野獾。有一晚，土人剛要把他們的吊牀掛到一棵樹上去的時候，他們看見樹後有兩隻及瓜虎，因此那天晚上他們祇得用牛皮鋪在地上，當作床鋪睡了一晚。

後來他們到了奧利諾庫河，纔知道這條河簡直像一個大湖，白浪竟有幾呎高。河面在水退時都有六千呎寬，若一到雨季那就可以有六哩多寬。河裏的風暴很是厲害，尤其

是近山的地方。

他們所乘的樹皮船簡直是一件奇怪的東西。船身特別小，船尾上他們用樹枝做了一個格窗，船頂上又用樹葉做着一扇很矮的天窗。他們把這隻船弄得非常輕巧；因爲不但河裏有大風，並且當經過急流的時候，他們還可把牠擡着過去。

船頂只預備遮蓋四個人的身體，這四個人都是睡在小木條做成的船板上。他們的腳都伸在船頂遮蓋不到的地方，所以下雨，他們的下半身就都被雨水打溼。他們的床就是一張鋪在樹枝上面的牛皮或是虎皮，因爲這些皮都是很薄的東西，所以一睡下去，身體就非常疼痛不適。船的前半截挨滿了把槳的土人，他們所用的槳有三尺來長，形式好像湯匙一般。他們赤裸着身體，兩個兩個的坐着，唱着歌，一下一下的搖着。

一到夜裏，牲口都聚在他們的中間，洪保德和篷普隆的吊床就放在牠們的旁邊，後面圍着一圈土人的吊床，他們四圍燒着大火，預防野獸的侵害。

他們跨山渡水，經過了許多森林，一心想到了尼格羅河（Rio Negro）之後，一渡河就可以到巴西的內部去。二十三個土人擡着小船，整整走了四天之後，纔到了尼格羅河。

一八〇〇年五月八日，他們開始由尼格羅河向巴西進發。這是第一次的試驗，看看能不能由奧利諾庫河直達亞馬遜河的支流去。

不久他們到溝通奧利諾庫河和尼格羅河的克斯克爾河（Casiquiare）；五月二十一日又到了奧利諾庫河。經過了許多危險，他們最後終於六月十三日到達了昂哥斯都拉（Angostura），就是現在的栖烏達波利發（Ciudad Bolívar）。在這七十五天之內，他們一共走了一千七百二十五哩的曠野，經過的河流有阿普利、奧利諾庫、亞塔伯波（Atabapo）、尼格羅和克斯克爾。

洪保德和篷普隆在路上曾經害過厲害的熱病，因為病後身體吃不起苦，所以就回到庫瑪拉，再從庫瑪拉往古巴島（Cuba）去了。到古巴後，他們本打算取道墨西哥和菲列賓羣島回歐洲去，但是隨即又改變了方針，決定要到祕魯去探察一下。

一八〇一年五月，他們從可倫比亞（Columbia）的喀他其那（Cartagena）動身。他們在馬革達雷那河（Magdalena River）探察了三十五天之後，纔乘騾子到了波哥大（Bogotá）。後來他們徒步爬過了科的勒拉斯山（Cordilleras），後面跟着十二匹載負行

李的牲口。

一八〇二年一月初旬，他們到了厄瓜多（Ecuador）的基多（Quito）地方，在這裏就擱了幾天，探察了四周的山脈和許多有名的火山，也曾經爬上過一萬九千多呎的山道。

一八〇三年春季，他們最後到了祕魯的國都利馬。他們在路上所費的時間，已超過了預定的時間幾個月，但是當他們動身到墨西哥去的時候，他們覺得十分滿意，因為他們已經完成了南美洲北部的探險工作。他們已經證明奧利諾庫河和亞瑪孫河之間有一條通路；並且他們遊歷和探察的結果，獲得了許多關於南美洲的地理和地質學方面的智識。

暴露澳洲大陸的祕密的斯他特和斯都亞特

澳大利亞是直至十七世紀時纔爲歐洲人所發現的一個地球上的大洲。當初第一次到達那邊的大約是荷蘭的航海家。不過那時他們也僅僅踏上了大陸的海岸，對於神

祕不測的腹地是不敢進去一步的。一百年後，英國航海家庫克（James Cook）將澳洲東海岸探察一過，隨即為英國獲得該處的所有權，當時美國革命已經成功，英國正感囚犯的沒處流戍，於是就把澳洲東海岸的波頓尼灣（Botany Bay）闢為新的囚犯殖民地。時間一久，英國人就沿着東海岸漸漸繁殖起來，現代澳大利亞的基礎就此打定。

一八一五年，澳洲海岸的全圖造成，於是一般探險家從此就着手作內部的探險。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日，英國駐澳總督的軍事祕書斯他特少校（Captain Charles Sturt）從東海岸悉尼埠（Sydney）出發作第一次的探險旅行。和他同行的有一個著名的森林學家休謨（Hume），三個軍士和三個罪犯。他們一路上越過了許多蒼翠的高山，蘆葦蕭蕭已經乾涸的潭澤，和黃沙漠漠暑熱蒸人的燥地，歷盡了旱災，和其他種種不能形容的艱難困苦之後，忽然走到了一條大河的邊上。斯他特看見那條大河岸有四十到四十五呎高，河面則有八十碼寬。河裏有許多塘鵝及不知名的野鳥。兩岸都是濃蔭的大樹，岸上的小路彎彎曲曲很是幽美。但是火傘一般的太陽，燒得地面都開裂。許多土人都匆忙地跑到河裏去喝水，同時發出為暑旱所苦的悲號聲來說『這水鹹極，不能喝！』

沿這條大河，走了四天之後，斯他特一行人因爲所帶淡水告罄，同時離淡水的水源尚遠，於是被迫回來。對於那條他所發見的大河，斯他特就用駐澳總督的名字稱牠爲大

令河 (Darling River)

一八三一年，斯他特又束裝出發作第二次探險遊歷。這次他立意要由澳洲南部跨過中部而達北部。這種計劃在那樣惡熱的氣候和難行的道路上說來真是大膽極了。他這時深信大陸內部必定有內陸海。在出發之前，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也說：『我的計劃是要溯大令河而直達熱帶地方。我心裏有着一種奇怪的想頭，以爲離大令河不遠，在南緯二十九度的地方，必定有一個內陸海存在。我現在就要去探察牠。』所以他們出發時帶着一隻小船，預備發見了內陸海時就可用牠。但是在酷暑下走了幾個星期之後，內陸海始終沒有找到，於是他們把所帶的小船棄在大陸中心炙熱的石壁下，繼續前進。那時氣候真是熱得可以，雖在幽蔽的陰處，華氏寒暑表也常達一百二十五度，若在烈日之下，那至少要升到一百五十度。斯他特在他的日記裏寫着：『天真熱得厲害，狗的掌皮完全脫落，人的背脊也因焦爛生泡，兩隻腳炙熱得就像插在火堆裏似的。』……『我們留在

小屋裏就同魚在沸釜中一樣，用具的角柄和髮梳都自己會裂開，鉛筆的鉛心也自己會脫出來……我們的頭髮和羊身上的毛都停止生長。我們的指甲乾燥得像枯草。』

經過許多困苦，他們纔在長着參天老樹的懸崖峭壁之間找到了一條水道，大家便停下來掬取溪水止渴，一方面坐在樹蔭下歇力。精力一復元，便又鼓勇前進。可是一出這個小谷，他們卻又遇到了一片一望無際的沙漠——這就是現在的斯他特斯托尼沙漠（Sturt Story Desert）——使他們又受盡了蒸熱的苦楚。

後來他們經過一個寬廣的平原而到達了離澳洲中心祇有二百多哩的一塊地方。但是此時他們又缺乏起飲水來，弄得大家都憔悴異常；北部的火熱的風又陣陣向他們吹來，使他們實在再無法前進，於是祇得循大令河而踏上了歸途。

當時斯他特的第二次探險隊中，有一個人名字叫做斯都亞特（John McDonnall Stuart）的也是一個英勇堅毅的探險家。他後來繼續斯他特的路線，終於走通了澳洲由南到北的大路，而和斯他特並稱爲澳洲兩大探險家。現在就接下去說一說他探險的經過。

一八六〇年三月間，斯都亞特把他的兩個伙伴和十三匹馬留在托倫湖

(Lake

Torrens)附近的一個地方，自己則從一處荒地直接向着北方的大洋走去。那裏山地的風景很是美麗，不過途中常常遇到山水的阻礙，所以有時候一天祇走得幾哩路程。四月二十二日斯都亞特看見了澳洲中部的高山，他在日記上這樣寫着：

『今天我考察日光，知道我已經到了澳洲的中心了。我在一棵樹上做了記號，旁邊插着一面英國的國旗。離樹兩哩半的地方有一座高山。我想那是澳洲的中心；我明天要在那座高山的頂上築起一個石堆，插一面英國旗，給這座山取名爲斯都亞特中

部山 (Central Mount Stuart)』

斯都亞特一發見了這塊地方，澳洲的主要問題之一就立刻得到了解決。因爲許多年代以來，人們都不知道澳洲的中心到底是什麼，是一片廣漠的沙漠呢，還是一個內陸海？現在斯都亞特已經發現出來，那裏祇是一片草地和許多小河。

離開了這裏，斯都亞特探險隊便費了三個月的光陰，向着北方臨着大洋的喀盆塔利海灣走去。但是後來在路上遇到了土人的攻擊，乾燥熱悶的天氣和食物的缺乏而終

於退了回來。他們回來的時候因爲沒有糧食，有十四天功夫全靠着野生的黃瓜和其他蔬菜過着日子。他在日記中說：『我們用一點糖，放在裏面，把牠煮熟來吃。這種吃法味道倒很好，好像多刺樹樹葉的味道一樣。我們從一根瓜籐上摘到兩加侖黃瓜，平均每個瓜有二吋長一吋寬。』

他們這次遊歷，一共走了二千哩的路程。但斯都亞特結束了這次旅行之後，不久又到北海岸遊歷去了。他這一次也祇走到中途就折了回來的，不過到的地方比上一次離海岸更要近一百哩左右。至於他退回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食物和水源的缺乏，一方面也因爲沿途樹林太深，要從牠們通過，簡直是不可能的緣故。

但是斯都亞特仍舊沒有因此而失望。回來後不到一個月，他又帶了十一個人前去探險，沿途所見都是沙漠高山和湖泊。像上次一樣，中途又遇深不可測的森林，使他們不能前進，但這一次他們卻努力的在林中用斧頭大刀闢出了一條小路，因此就給他們通了過去。

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們終於在凡第門斯海灣（Van Diemens Gulf）望見

了大洋中碧綠的海水，一行人立刻都歡喜得喊起來。斯都亞特更跑下去站在海水中用海水洗他的雙手；因爲他從前說過，只要他到了大洋，他一定要在海中洗手。隨後他又將他的名字刻在一棵大樹上。

第二天他們將一棵大樹的下部枝葉都斫掉，把英國國旗懸在一支最高的樹枝上。樹底下埋着一隻錫箱，箱裏放了一篇關於他們探險經過的記錄。

他們在回來的路上，受盡了種種困苦；因爲不但氣候惡熱，並且又缺少水源。斯都亞特在這時得了重病，回家以後好久，一般人還都以爲他的病體是永不會恢復健康的。同時他出發時受傷的那隻右手，回來以後也差不多就成了廢物。

斯都亞特在澳洲從南到北的遊歷了一次以後，政府不久就根據他所走的路，從南到北修造了一條電線。斯他特和斯都亞特在澳洲探險的結果，使人們知道了澳洲內部的情形，從此牠就成了英國的殖民地。

開闢非洲大陸的立溫斯敦

我們知道地球上五大洲中，最不爲世人瞭解同時也最難於通過的是非洲。因爲非洲的大部份地方都是充滿着獅吼虎嘯密樹蔽天的林莽，暑熱蒸人，病毒遍地的大澤，和杳無人跡的曠野。而且那邊的土人又兇悍異常，外面進去的旅行者一不小心就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所以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世人中知道非洲情形的人還是很少。

世界上第一個開發非洲不可思議的腹地，並且從東到西通過非洲大陸的是立溫斯敦 (David Livingstone)。這位偉大的探險家是一個英國人。他以一八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生於蘇格蘭的一個小茶商的家裏。因爲家境很是窮苦，所以到十歲上他就進紗廠做工，靠着很少的一些工資維持自己的生活。但他是一個喜歡讀書好研究的孩子，所以他每天除了做工之外，更在夜裏抽暇進夜校肄業。在所讀的書中，他最愛好的是關於科學和遊歷的圖籍。到二十歲時，這位刻苦好學的少年，已積蓄了很多的工資，於是就進了安得孫大學 (Anderson's College) 去研究醫學和神學，因爲那時他已立志要做一個一方行醫濟世、一方面傳教的傳教師了。

他在安得孫大學讀到二年級時就加入了倫敦教會，不久他在格拉斯哥 (Glasgow)

一個醫院裏經一度實習並領得醫師證書之後，倫敦教會便派他到非洲去傳教。

於是他就在一八四〇年十二月間動身前往非洲。在船上足足過了五個月的海上生活之後，他纔在阿哥阿灣（Algora Bay）踏上了非洲大陸。從此之後，他就在這塊蠻荒世界中一面行醫一面傳教。他的和藹的態度和勇敢的精神，極爲土人所敬愛。

我們已經說過立溫斯敦是一個心地仁厚，立志要行醫濟世，同時更把基督教福音廣佈給大衆的人，所以他常常不辭艱苦的到各處走動，不管牠是潛伏着毒蛇猛獸的森林，和蟠據着獐面獠牙的野人的溪谷。在一八四四年和一位傳教師的女兒結婚之後，他在各次短期的冒險旅行中，便更多了一位溫雅賢明的助手。

一八四九年，他帶了妻子和一個英國獵人一同出去，想在北部開一條道路到鄉間去設立一個教會。在這一次旅行中，他發現了拿米湖（Lake Ngami）和非洲著名河流之一的三比西河（Zambezi River）。

一八五二年，他決意深入北方一探以祕怪著名的馬格魯魯（Makalolo），並在那邊佈道，於是他先把妻子兒女送回英國，然後沿三比西河而向前進發。結果發現了維多利

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並且從中非洲開闢了兩條大路，一通非洲東海岸，一通非洲西海岸。在這次橫貫非洲大陸的偉大行程中，立溫斯敦遇到了不知多少的困難，現在讓我們在下面把他全部行程作一個約略的敘述。

立溫斯敦在一八五二年六月間，向三比西河出發後，第二年五月間即到達了啓程時所決定的目的地馬格魯魯的都城林楊特 (Linyante)。在這裏他設立了一個暫時的教會機關，並以他的熱烈的精神、真摯和藹的態度作了許多次佈道工作之後，就在十一月間又啓程西行，前去試探三比西河的源流，並準備到達西海岸的葡萄牙殖民地。這次出去，隨行的有二十個馬格魯魯人，所以一路上倒並不寂寞。不過道途艱阻跋涉，異常辛苦。

他們泛着一隻小船，溯着三比西河上去。兩岸樹木繁茂，藤蔓纏繞。淺水灘上到處都有河馬在那裏玩耍，森林下面更有成羣結隊的昆蟲和毒蚊在飛舞。一到夜裏，他們就在岸上張起蓬帳來睡覺；至於一日三餐，則都是些獵得的斑馬和野象。

經七個月的長途跋涉之後，他們不但走完了三比西河流域，而且也已經越過了安

哥拉 (Angola) 高原而到達了葡萄牙殖民地的西海岸上聖保羅德龍達 (St. Paul de Louanda) 地方。於是由中非洲到西海岸的大路，從此被立溫斯敦開闢。一路上他們受盡了種種痛苦疾病，熱帶的滂沱大雨，蒸鬱的暑熱以及飢餓和土人的圍攻等等磨難使他到達西海岸時，差不多成了一具骷髏。

在聖保羅德龍達立溫斯敦足足休息了四個月，纔恢復了他原來的健康。當時有一隻海船正要回到英國去，他的朋友們都勸他趁這隻船回國。但是立溫斯敦探險的志向非常堅定，一定要再從此地橫跨大陸，直跑到西海岸上；同時他說那些跟着他從林楊特同來的人，他務必要送他們回去。所以他拒絕了朋友們的規勸，祇把一路上繪製的非洲地圖交給那隻海船帶回去送給倫敦的皇家地理學會。

又跋涉了年把功夫，他們一行人纔回到了林楊特。那些馬格魯魯人久作征人，一旦回到故鄉，大家都非常快樂。立溫斯敦看到自己創立的教會機關和留下的器物都安然無恙，同時由數千哩外寄來的家信也不失去，心裏也很安慰。所以他在這裏休息了一個多月之後，就在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八日再負起行囊沿着三比西河向東海岸出發。

乘馬沿着河岸跑了十四天之後，立溫斯敦在河上看到了一座有三百呎高的大瀑布，竟有美洲著名的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的兩倍高，牠有五支水柱從上方直衝下來，水沫像雲霧一般奔騰四濺。土人稱這瀑布為摩斯奧敦雅（Mosi-oa-tunya），立溫斯敦則稱牠為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

立溫斯敦這次出行，跟着他來為他護衛執役的有一百多人，因為馬格魯魯人已經把他看做一個非常的英雄，所以都自願供他驅使。起先，這個大旅行隊順着三比西河下去，每到一塊地方，土人都很懷疑他，甚至常有全鄉逃避，躲入叢林中去的事情。因為當時三比西河一帶鄉村常有行劫之徒前往騷擾，並且擄掠婦孺賣給人家做奴隸，因此喪命的更是不少。現在他們大概也把立溫斯敦一行人當做强盜看了。

但是立溫斯敦沿河走得一久，土人就都漸漸不懷疑他了。同時他擅長醫術，曾經沿路醫好過好多土人，「白醫生」（White Healer）之名已經有口皆碑，遍傳各地，所以他們不但漸漸不怕他，而且更常有爭先恐後地拿食物獻給他的事情。因此後來立溫斯敦在旅途上也得到了許多精神上的安慰。不過可惜他時常發熱病，加以道途艱阻，使他身

體愈來愈衰弱。同時一路上常常碰到成羣的毒蠅，他和他的從人都苦於牠們的噬咬，載運行李的牲口更常有被牠們咬死的。

經過種種苦難之後，他們到達了葡萄牙東非殖民地的兵站得得（Tete）；此時立溫斯敦的病體已經到了不能前進的地步，於是就在這裏休息下來。六個星期之後，這一行人又鼓勇東行；到了一八五六年五月二日終於到達了東海岸上的奎里馬納（Quilimanoa），而完成了橫跨非洲大陸的偉大行程。總計在路上——共費去了兩年六個月的光陰。在東海岸休息了幾個月之後，立溫斯敦就乘海船回到英國去。因為他探險的報告書早已送到了英國，所以他一踏上本國的陸地，立刻便知道他自己已經從一個無名的教士變成一個舉國敬仰的英雄了。

一八六五年，他重回非洲，繼續作他的探險旅行。結果又被他發現了尼亞薩湖（Nyassa）。他認為尼亞薩湖是到中非洲去的門戶，所以預備拿出二千金鎊來在湖上設立一個英國殖民地，但因種種關係，當時他的計劃沒有實現。後來他從桑西巴（Zanzibar）出發前去探尋尼羅河的發源地，一路上遇到許多困難。同行的土人有好多都離開他走了，

他自己又不斷地爲熱病所苦。但堅毅不拔的他，仍奮力前進，探察了坦干依喀湖（Tanganyika）和梅洛湖（Mero），直到患了肺炎纔停止下來。

兩年以來，外面的人一直沒有得到過一些他的消息，大家都懷疑他的生死。後來美國紐約報館派來非洲探聽這次探險下落的史丹利（Henry M. Stanley）忽然找到了立溫斯敦，看見他已經病弱不堪，於是誠懇地勸他回去，但他總是不肯。四個月後，史丹利回到英國，把立溫斯敦的日記和其他重要文件帶了回來。

最後他又撐起病廢之身，啓程前進。他找到了一條河流，以爲這就是尼羅河的源流，其實那是盧刺巴河（Lualaba）。

至一八七三年初，他的病愈來愈危篤，他的僕人把他用草床擡在一個土人的茅房裏休養。但到了五月一日的清晨，這位英勇堅毅的探險家，就溘然長逝了。在他三十年的探險生涯中，他畢竟發現了許多重要的地理事實，給了全世界以非常偉大的貢獻的呵！

發現尼羅河發源地的斯皮克

非洲的尼羅河(Nile)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搖籃。遠在六千年前，就是世界各國還滯留在蒙昧不化的時代，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就已經開出非常燦爛的文化之花。這條尼羅河對於埃及的影響是至深且鉅的，牠的名字，在最古的世界史上也就有記載了。但是奇怪得很，這條最有名的大河的河源的發見，卻僅僅是六十年前的事情哩。當然在百年之前，也曾有人指出過牠的發源地的所在，但是不久就證明他們都是差誤的。

七十年前，尼羅河問題已成爲地理學上最重要的問題，不知多少地理學家和探險家曾費盡力量想把這個問題解決，但是結果總還是徒然。直到一八六二年英國人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經長年的探險之後，纔找到了這河的發源地。

斯皮克本是一個駐在印度的英國軍隊中的少校。但本性上不僅是一個很好的軍人，而且也是一個自然學家和探險家。他在休假的時候曾到喜馬拉雅山旅行過，對於那邊的地圖，有過許多重要的貢獻。同時他又喜歡搜集野獸的標本，所以他很想到赤道下的非洲中部去作探險旅行。到一八五四年，他的計劃實現了。那時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正決心要解決尼羅河問題，並決定派遣遠征隊前去探尋，並測繪非洲諸大湖的地圖。結果

斯皮克也被選派去作爲隊長柏頓副官(Lieutenant Burton)的隨員。

他們在這年的十月間到達了非洲，不久就向腹地推進。整整走了六個月，經過了很大的困難之後，他們終於在伯伯拉附近受到了土匪的攻擊，身上受了傷而逃了回來。

一八五七年六月，柏頓和斯皮克又從非洲東岸桑西巴出發，目的是去考察中非的東部究竟有沒有大湖——因爲當時有這種傳聞——並且考察牠們是不是尼羅河的發源地。他們帶了三十六個土人，沿着低窪而有熱病侵襲的海岸平原，曲曲折折向前走去。三個月之後，他們越過了海岸的大高原，而到達了一處離海岸約五百哩的土人村落，這時柏頓已病得很厲害，因此就在這裏停下來稍作休息。到第二年一月纔又振起精神上路。最後他們走到了坦干依喀湖不禁大喜，以爲已經找到了尼羅河的發源地。於是他們便乘了土人的樹皮船橫渡此河。但細細探察之後，卻大爲失望；因爲這湖並不和尼羅河相接而祇和流入大西洋的剛果河相通。

這時，柏頓的病又發作了起來，於是斯皮克派了幾個人護送他回東海岸去，他自己則鼓勇隻身向北方的一個更大的湖走去（這是土人告訴他的。）一路上所經過的困

苦，真是不可言喻。除了野獸和土人的攻擊之外，又因了引導者懷恨他的緣故，幾乎陷於死地。但幾星期之後，斯皮克到底在崇山峻嶺之間，看到了一片浩漫的碧波，這就是尼亞薩湖。經細細考察之後，果然就是他要找到的那個尼羅河的發源地。那時他心頭的快活，真是已經到了發狂的地步。他在日記中這樣說：『現在我的心裏已經沒有絲毫懷疑。我腳下的這個湖就是最饒興趣的尼羅河的真源頭。爲了這個湖，不曉得已經耗去了幾多人探尋的精力了。』隨着他就用英國皇后的名字稱這個湖爲維多利亞大湖（Victoria Nyassa）。

斯皮克發見了維多利亞大湖之後，就回到倫敦，寫了一篇旅行的報告送給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他對於維多利亞湖的意見。皇家地理學會對於他的工作極表歡迎，不過他們還希望詳細知道尼羅河通達維多利亞大湖的路徑，以完全證實那湖就是尼羅河的發源地，因此請他再回非洲去完成他的探險工作。於是一八六〇年初斯皮克又到了非洲。那年的十月間他同了一個朋友又從桑西巴出發。

沿途因爲疾病，同行者的離棄，土人的攻擊和許多其他的阻礙，所以就擱了很久，差

不多走了一年纔走到了維多利亞湖的西南岸。他這時已決志要環遊維多利亞湖一周，所以他就繞道烏干達國（Uganda）前進。當他到了烏干達的京城時，就被這文化很高的國家的國王梯沙（M'tesa）用良厚的款待留住了很久。這時他更知道了許多關於烏干達的奇異的故事。他聽說這塊地方從前是烏謔洛（Uhyoro）國王的花園。牠的人民那時都是奴隸，他們時常替國王把衣服食物運回到很遠的京城裏去。他們對於這種工作都感到非常厭倦。一天，有一個獵人從烏謔洛來到他們這裏，他的名字就是烏干達，於是這些奴隸們歡迎他做他們的國王，並且對他說：『我們把禮物送給烏謔洛國王有什麼用處呢？他住在那樣遠的地方，我們帶一隻母牛送給他去，母牛在路上生了一隻小牛，小牛成了母牛，又生了一隻小牛，如此的費事，可是我們的牛還沒有送到國王那裏。』這個新成立的國家，就依着她第一任國王的名字取名爲烏干達。

由梯沙王派了軍隊護送着從京城出發走了三星期之後，斯皮克纔走到了尼羅河。在日記中，斯皮克寫着說：『最後我到了尼羅河岸，這種美麗的風景，無論什麼地方都不及牠！這是一個頭等完美的公園。河面有六七百碼寬，中間有無數小島和懸崖，小島上都

是漁家的茅屋，懸崖上吊着許多船索，站着許多鱷魚。河的兩邊有兩條美麗的草堤，滿堤都是大樹，堤面有正在覓食的羚羊和牝鹿，河中水獸很多，在我們的腳邊跳躍。

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們沿尼羅河走了很久之後，發見了烈本瀑布（Rippon Fall）。這瀑布有十二呎高，四百到五百呎寬。

到了這裏，斯皮克便乘了船向北到尼羅河下游去。不久他到了開義羅（Cairo）而離開非洲回英國去。在皇家地理學會宣讀了他的探險所得的報告書，證明維多利亞湖的水怎樣成爲尼羅河的發源地。

發現北冰洋「西北航線」的阿門特生

一九〇三年六月間的一個夜裏，一條四十八噸重的捕鯊船在滂沱大雨中從克立斯坦尼亞（Christiania）埠出發。船中出征者祇有七人，而冒雨在埠上送行的也寥寥無幾。

三年後——一九〇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這只船在阿拉斯加（Alaska）的諾姆

(Nome) 地方拋錨停泊，並且受到異常熱烈的歡迎。比起出發時的蕭條冷落來，這真是
一個多麼驚人的對照呀。一只擠滿美國海軍官佐的游艇，拚命的拉着回聲來慶賀牠，官
佐們更呼喊著熱烈的歡迎詞，大聲地喝采。全市的居民，都站立在埠頭上對着海面歡唱
着挪威的國歌。探海燈從四面八方放射出強烈的電光集中在這隻喬亞號 (Gjøa) 上。

在這三年中，這喬亞號和她的英勇的水手完成了一次將永列於最光榮的嘗試的
航行。她面對着不可測知的危險，忍受着甚至比哥倫布 (Columbus) 所碰到的更要嚴
重的困難，但終於使她的名字永垂不朽，因為她是第一只試探西北航線的船呀。整整三
年之中，這七位航海家駕着這隻船，經常地和冰塊暴風雪以及其他在冰天雪地裏探險
的人所能遇到的種種危險相搏鬥。但這隻船非但未遭毀滅，卻終於發現北冰洋航線而
贏得了全世界的聲名。而這個小探險隊的隊長是阿門特生 (Roald Amundsen)。

阿門特生是第一個到達南極的人，同時亦曾乘飛艇飛渡北極。他的名字已被列入

南生 (Nansen)、司各脫 (Scott)、歇克爾頓 (Shackleton) 和斯蒂芬生 (Stefansson)

等二十世紀最大的探險家中，但在他的好幾次的探險中，從未有比這次北冰洋

航線的發現更爲光榮的。

遠在一九〇一年的夏天，他已把這喬亞號駛來北極海（The Polar Sea），從實際的經驗中學習着駕駛的方法。他知道即使這次航行能够成功，至少也要兩年或四年纔能完畢；而在這時期內他們將不碰到任何人類。所以在出發時他們儘可能的把許多糧食器物載在船上，以致船因負載過重而航行得非常滯緩。在航行的第一階段，即到達格林蘭（Greenland）的一段路上，總算毫未遇到困難，但自一九〇三年七月九日起，他們第一次看到冰塊時起，——接着就是濃密的霧和霰——全部的航程，就是一種非常艱苦的奮鬥了。

船行一月後，探險隊到達愛斯基摩（Eskimo）人在北格林蘭的前哨地帶達林普爾巖（Dalrymple Rock）。在此，喬亞號從蘇格蘭捕鯨船上得到了一百零五箱貨物糧食和六大桶的煤油。現在船的載重更增加了，單是煤油一項，已有四千二百四十五加侖，以致船艙的邊沿已和水面相齊，使船行更緩。

八月十七日清晨二時半喬亞號啓碇緩緩向西北進發。無限危機在前面潛候着，但

天朗氣清，阿門特生和他的伙伴都抱着滿懷希望，毫不有所畏縮。隨着就是二星期的不
停止的航行。照例的北極的氣候，濃霧和風雹相間襲來。有一次，喬亞號在一個伏島上擱
住，但不久即未受損害而飄離險地。

現在，探險隊已行近北極的中心。按着阿門特生預定的計劃，準備在離這裏七十哩
的西方覓一適當地點過冬。船上的伙伴都歡樂萬狀，雖然他們前面還有萬千危機等着，
但他們現在已將這世界的邊沿當作舒適的冬季營寨了。

喬亞號緩緩前進，排除諸多危難。在二星期後的某夜，船艙中所載煤油突然發火，幾
乎使此行全部失敗；幸全隊人員奮力撲救，結果總算得免燬滅。但禍不單行，喬亞號脫險
後不久，又擱住在一個地圖上未曾繪出的暗礁上，久久不得移動。經仔細察看後，纔知道
她已陷入於許多淺澗之中，這些淺澗的兩邊上又盡是些岩石。當時的情勢，確是非常嚴
重，但全隊人有的是超人的毅力，他們不辭勞苦的把二十五箱糧食貨物拋出船外，使載
重減去了一萬多磅，靜待潮漲後飄離險境。但希望僅是希望，夜間高潮漲了之後，船身仍
絲毫不動，且本已靜止的風又猛吹起來，使困難更形增劇。於是阿門特生和全體隊員再

把其餘的貨物拋出船外，張起了帆蓬。猛烈的風把浪花水霧打上甲板，蓬子鼓張起來，風的神力終於使船身浮起，並且漸漸移進。最後喬亞號駛入了深水，拋錨停泊。疲乏萬分的船員，也得以透過一口氣來稍事休息。但北極決非疲乏的人恢復體力的地方，正當全隊隊員將入睡鄉的時候，狂風又起，猛撲船身，幾乎每分鐘都有拔起鐵錨，把全隊人員生命所繫的喬亞號粉碎在礁石上的可能。沒有其他辦法，祇得將引擎開足速力，以減輕錨上所受的壓力，同時以糧食和飲水裝滿幾只救生艇以備於必要時放棄喬亞號而逃命。整整一個星期，全隊人員提心弔膽的在恐怖中過去。終於僥天之幸，風漸漸靜了下來，船就爬出了叢伏暗礁的海道，繼續前進，去找他們的冬季營寨了。

後來他們找到了一處天然的港口威廉王地 (King William Land)，作為他們主要的冬季營寨。預備在這裏過冬，並從事在企圖完成西北航路以前早已預定的科學工作。他們一直來都未曾有過空暇好好安睡，但現在冬季將臨，野獵一事又不得不早些做完，否則冰雪一回來，他們就要過無餐之冬了。所以此時他們的生活真是忙迫艱苦得萬分。氣溫在零下七八十度之間，是非常平常的。在他們稱為喬亞港的海灣裏，水面的冰

有十二尺半厚，甚至船艙也都被冰雪凍封起來。嚴冬的氣候真是難以形容的。但春光一到，他們便都拿出全部精力，乘着雪橇在外面工作，爲後來者準備充分的參考材料。

爲了免於凍傷，也必須時時提心弔膽。譬如說，一隻手脫去手套時，若偶一疏忽，不加摩擦或者運動，便立刻會得凍僵。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工作進行的困難可想而知。無怪阿門特生趕雪橇行路七哩，竟要化去二天半的時間了。

在驅着雪橇的旅途上，他們遇到幾個愛斯基摩人，並和他們漸漸相熟起來。後來這些愛斯基摩人替探險隊做工打獵，阿門特生也答贈他們縫衣針和鐵片。

探險隊在喬亞港度了二個冬季和一個夏季。在這未爲人知的冰雪世界中，他們忙於測量工作和天文的觀察。

一九〇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夜裏，阿門特生在船桅上升起挪威的國旗，離喬亞港向未知的西方進發。在過去的諸多經驗中，雖然他們已獲得了許多應付困難的方法，但尙有許多不測的危難等着他們。全隊人員的命運仍僅繫於一線。他們一面前進，一面測量水深。在幾分鐘之內，深度可以有十七呎至五呎的差別。暗礁在冰下四面八方伸張着，駕

駛的工作簡直困難到萬分。同時附近諸島的山上蘊有鐵質，影響了船上的羅盤針，使他們常常迷失方向。

八月十七日，經十七天的可驚的辛勞和焦慮之後，喬亞號在考爾鮑恩角（Cape Colborne）的西岸拋錨下碇，修理船身。這個日子是這次探險行程中永不會忘卻的日子，因為牠是破天荒第一次人類在西北航路上到達最遠地點的一天。喬亞號已完成了最後的一環，西北航路已經貫通了！

雖然喬亞號要完畢這次航程，還得前進好多哩路，但他們到底克復了最後的難關——使過去許多來此探險的勇敢的人們喪膽的那數哩可怕的路程。九日之後，阿門特生在半醒狀態中，突然爲一陣『那是船呀』『那是船呀』的呼聲所驚，急忙穿衣起床跑到甲板上一望，果然看見一條掛着美國旗的雙桅帆船正在從西邊駛來。這是兩年以來，他們所眼見到的第一隻船，第一次從人類世界中傳來的消息，無怪當時全隊人員的眼眶中要歡喜得充滿淚水了。

雙桅帆船一駛近，船上的人就鼓噪起來，攀上喬亞號奔到阿門特生面前，歡呼道：

『你不是阿門特生隊長嗎？』

『正是我。』

『這雙桅帆是你們出航以來第一次遇到的船嗎？』

於是阿門特生告訴他說，他們二年來除了幾個愛斯基摩人以外，就不曾碰到任何人類。

『我很榮幸，得在你們試探西北航線成功之後，最先來歡迎慶賀。』

這美國雙桅帆船查理漢遜號（Charles Hanson）的船主傑姆斯·馬根那（Captain James Mc Kenna）說道，並且熱烈地握握阿門特生的手。

遇到美國雙桅帆船後，阿門特生又在北極度了第三個冬天。當他離開冬季營寨，去完成最後一段航程時，進行不久，船上引擎的推進機突告損壞，於是他們祇得靠着風帆前進。在這種可憐狀況下，祇要風一靜下來，他們便很可能被急流直衝到北方去，連全隊人員的骨殖永留在北極。阿門特生深知情勢的困難；但事已至此，也無能為力。幸全隊人員，都富有航海的經驗，更加以他們無所畏懼的精神，到底捲起了帆篷，小心翼翼地衝出

了陣陣浮冰，逐步逐步到達了汪汪大海。

前面仍有汹濤巨浪，但航路上已無巍巍的浮冰。在飽經三年的厄難之後，這些汹涌浪濤，對於這隊英勇的探險家已是區區不足道了。

一九〇六年八月三十日，阿門特生望見了白令海峽（Behring Straits）口頭的地角。一過海峽，就是這偉大航程的終點諾姆了。

揭發西藏的祕密的斯文赫定

西藏這塊地方，因為四境都由崇山峻嶺包圍着，出入交通非常不便的緣故，千百年來，世人早已認為牠是一個神幻莫測的東方祕密國了。並且牠的統治者對於外國的遊歷家素來十分仇視，所以外人對於牠的情形，更遠不及亞洲其他部份那樣熟悉，直到近年牠的內容纔漸漸被人認識。

從前外國人曾經多次想到這個禁地中去調查，可是都沒有成功。在十七八世紀時，有許多遊歷家從印度到過喜馬拉雅山附近的西藏區域中遊歷，世人纔開始知道了一

些西藏邊境的情形。一八四六年又有兩個法國人前往調查，並且到達了牠的都城拉薩，但不到幾個月，他們就被驅逐出境。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一年美國探險家洛克喜爾（William W. Rockhill）曾一度前去作探險遊歷。但他也僅僅到了西藏的東北部，終於爲政府當局派了武裝兵士把他押送出境。所以到那時，世人對於西藏的情形還是知道得不多。直至斯文赫定（Sven Hedin）出來之後，牠的祕密纔完全暴露。

斯文赫定是瑞典的探險家，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到西藏去探險。他第一次作亞洲的探險旅行時還祇有二十歲。十年之後，他又作了第二次的探險。他的第三次探險是始於一八九八年，終於一九〇二年，那時他曾兩次要到拉薩去，可是都被阻止了。

一九〇六年赫定又來亞洲。我們從下面這一段他的旅行日記中，可以知道他思念西藏的心是怎樣深切：

『一九〇五年，我一心想重到西藏去遊歷，我從上次回來以後，到現在已有三年，始終覺得我的研究太淺薄了。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從風聲中聽到一種忠告，叫我仍舊回到曠野無人的地方去；等我早晨起床的時候，我又聽到旅行隊的鈴子在外

面響着我必須回到荒漠的自由世界，藏在西藏的雪山所懷抱着的萬里平原中去。』他這次想到西藏內地去的計劃，一開始就碰到了困難。因為英國政府爲着政治上的關係，不允許他從英屬印度到一個他國政府不允外人進去的國境中去。可是赫定決不因此而中止了他的探險事業。他說：『祇要你能夠，請你只管阻止我。我將在面前表示出來；我在亞洲比你在亞洲所得的安慰還多一點。你只管盡力將廣大的西藏封鎖起來，把一切從邊界西藏高原的山路一齊鎖住，但我恐怕你做不到！』

他最後領到了到東土耳其斯坦去的護照，帶了五十八匹馬三十六匹驢和其他各種需用物，從印度的印度河流域的烈城(Lahore)出發，準備從北面進入西藏。他們沿途時常走過一萬七千呎以上高的山路，歷盡困難，尤其在印度和東土耳其斯坦交界的喀拉科隴山(Karakorum)一帶地方進行時，更是苦不堪言。那時許多牲口因爲草地的缺乏多餓死了，許多同行的人，因爲天氣太冷也多轉回平原去了。

最後這位不畏任何困難的赫定，終於走進了西藏。當他們到達了耶西喀爾湖的時候，遇到了很大的危險。這湖是一個鹹水湖，長差不多有二十哩，高有一萬六千呎。他們在

這裏曾爲暴風所襲。當時赫定和兩個同行的人正乘着一隻小船在湖中畫湖岸的圖樣，突然的一陣暴風吹來，差一點將他們的小船吹翻。這種同樣的危險，他們一路上碰到了很多。他們在湖邊上岸的時候，又在岸上看見了兩隻狼，使他們祇得退回去躲在船裏，因爲他們當時手中祇有一把削鉛筆的小刀子，決不能與狼爲敵；同時他們的同伴也不能救他們，因爲他們都在另一方面湖岸上的篷帳裏。

小船在湖裏被風浪衝打了幾個鐘頭。不久他們另外又碰到了一陣暴風。水裏的浪有山那樣高，小船好像在一個很大的吊床裏搖着一般。後來他們忽然在一座山後尋着了一片沒有風浪的水面，於是離了小船走上一塊草地。那天晚上他們就在一片潤溼的鹽地過了一夜，飽受了飢寒。

但是陸上也有陸上的危險和困難。他們在路上缺少糧食，找不着售賣食物的土人。天氣愈來愈冷，馬匹又死去了許多。有一次，他們在荒僻的路上走了八十天沒有看見人。最後他們遇見了幾個沙漠中的牧人，於是赫定纔從他們那裏買得了一些鮮肉。吃早飯的時候，赫定說這次早飯真是他們的一種「試鍊」。

他們在六個月中一共走了將近一千哩路程。剛到南支作湖的時候，有六個兵士受了拉薩政府的命令，阻止他們前進。在那裏停留了幾天之後，又有一個地方長官到赫定那裏來，要求他立即離去，到西藏南部的布拉馬普德拉河（Brahmaputra River）那邊去。不料這正是赫定所要去的地方，因為他從此可以經過他從未到過的地方。不過他表面還是裝出不大願意去的樣子，因為他不想在地方長官的面前，現露出他心頭的高興。

於是他到了日喀則城。此城在拉薩的西方，離拉薩差不多有二百哩的路程。他在這裏參觀了喇嘛教的最大的慶祝節，歐洲人參加那邊的慶祝節，這還是第一次哩。他不但加入了這個盛會，並且還被人請去謁見了西藏政府和教會中最神聖的領袖之一的班禪喇嘛。

幾個月之後，赫定走到了布拉馬普德拉河的發源地，那裏有一個極大的冰山，離海面差不多有一萬六千呎。後來他又到瑪那薩羅瓦爾湖（Manasarovar），把這個湖探察了一次。這湖是世界上最神聖最有名的湖，有許多印度人和西藏人都到這裏來朝拜。赫定的引導者起初不願意到湖中去冒險，因為人家說這個湖是「神」的家庭，如果下去，

決不能生還。但是要把這湖畫一個地圖的赫定無論如何要他同去，所以結果仍舊依了赫定的本願下去。

赫定同時又探視了兩條大河印度河和沙特勒日河(Sutlej)的發源地。他是第一個到達印度河和布拉馬普德拉河發源地的白種人。

他一直不停止地的工作。到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他不回印度去反而攀山越嶺的到外喜馬拉雅山(Trans-Himalaya)去遊歷。他走過了五條山路，經過了號稱爲世界的屋頂(Roof of the world)的許多高山。可是後來又被強迫退回原處，使他不能完全探視他所要去探視的地方。然而他仍舊希望能在將來補償他的夙願，所以他在他的地圖上面留着一些空白，表示這是一些沒有調查過的地方。

後來回到了歐洲，作成了第一張詳細的西藏地圖，但是他並沒有把他的這個成績誇耀於人，他在他的外喜馬拉雅山遊記上說：『我在外喜馬拉雅區域的長期游歷，祇是把前人不知道的地方的地勢，作了一種不完全的考察，此外並沒有別的貢獻。我自從第一次旅行到現在，爲時已有二十四年。我的成績祇是探察了幾條主要的地理上的大路；

我所經過的地方，還有許多沒有探察過；此後還有許多精密的工作還得留給未來幾世代的探險家和遊歷家去完成哩。』

我們知道最近我國國民政府，曾經請他到新疆去尋覓歐亞二洲古代的交通大道；經他探察之後，已經證明新疆和歐洲之間很可以開闢汽車路便利二大洲的交通。

貫通亞洲腹地的愛叟登

亞洲的腹地也是世人最不熟悉的一塊地方。即使在現存的旅行家和探險家中也祇有英國的愛叟登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P. T. Esherston) 一個人能夠說是完全明白牠的。

愛叟登中校也是一個勇敢有爲堅毅不拔的近代探險家，他曾經走遍世界的每個角落，也曾參加過霍斯頓 (Houston) 所領導的常住峯飛行探險隊。但在他許多英勇的經歷中，最偉大的事業，是要算着那一次跑通印度、喀什米爾 (Kashmir)、蒙古和西伯利亞的驚人的四千哩長途的跋涉了。現在就讓我們來把他這一次探險的經過簡略地敘

述一下。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五日，愛叟登中校在印度和他的同僚們握別之後，立即向被稱爲「世界的屋頂」的帕米爾高原（The Pamirs）出發。和他同行的有三個人，一個勤務兵，一個廚子，和一個臨時的雇工。他帶着一輛自由車，作爲代步的工具。此外就祇有一些少量的糧食，一頂蓬帳，伙食用具和很少的一些藥品，載在幾隻犛牛的背上。

他們第一段行程是通過到吉爾該忒（Giltget）去的脫拉格巴爾山道（The Tragbair Pass）。本來這條山道在五月之前是不准人家通行的，因爲那時常有大雪崩發生；但是愛叟登深恐耽擱了日子，會碰到惡劣的天氣，所以結果呈准了政府在三月三十一日那一天，就開始攀登起這條山道來了。

這山道位於海拔一萬一千呎的高處。地方非常荒涼，除了郵差的足跡之外，就看不見任何人類到過的痕跡。有幾處，人必須在兩旁聳着陡削的山坡的狹隘的峽谷中通過。而在通過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不能發言，因爲空氣的些微的震動，都是可以使兩旁的陡削的雪坡坍塌下來的。

他們一路上，有好幾次幾乎被陷在崩雪中，但愛叟登還是堅決地前進，絕對不肯浪費一些時間。有一次，他們沿着山道，走下斜坡，到了一處封鎖在重山峻嶺間的極深的山谷裏。突然一下子，大塊的雪，紛紛從上面崩坍下來。幸虧當時愛叟登他們拼命的奔避，纔沒有送掉性命。後來愛叟登從別處聽到消息，說有兩個郵差就在那處被同樣的崩雪所壓死。

但逃出了這次雪崩幾小時之後，他們又遇到一個生死關頭。那時他們正打一道雪橋上渡過一條河。所謂雪橋，就是浮在河流中間的凍硬的雪塊和冰塊。正當他們還在河中央時，腳下的幾塊雪冰，突然溶裂而被河水衝去了。他們大家祇得在湍流中掙扎。後來總算被他們搶上了岸，但身上畢竟碰傷了好幾處。

千辛萬苦地走完了這條山道之後，他們到達了吉爾該忒。於是他們向帕米爾高原走去。

幸而天公做美，一到早晨太陽就升了起來，使他們的興緻增加了不少；所以在正午時，他們已經到達了海拔一萬五千四百餘呎的地脊。在這裏，他們看到了和中國劃分疆

界的一長條的石堆。

這裏天氣的冷，是全世界有名的，同時颶風也常常來侵擾。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愛叟登他們的生活怎樣，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寒冷惡劣的天時，和使人心臟猛跳的稀薄的空氣裏，這一小隊英勇的人們終於克服了諸多困難，而到達了高出海面一萬七千四百呎的高原的頂點。不消說得，最後的四百呎路，在他們是一種無上的努力，因為這一段山坡，陡峭得幾乎可以說是垂直的呵！

從這個古老的亞洲的頂尖上望出去，他們看到一大幅巍峨偉大使人戰慄的圖畫。畫裏的東西不是爲雲海所包圍着的山峯，便是向南北伸展出去的無限長的大冰河；不是載着雪的二萬六千呎以上高的山嶺，便是萬分陡峭的深的峽谷。

在這個世界的屋脊上，愛叟登他們又翻來翻去上上下下的爬過了山坡和峽谷之後，終於從散達爾山道（The Sandal Pass）走下了高原，並且到了一塊有着和英國差不多的氣候的地方。他們在這裏看到了溫暖的太陽和綠的樹木。但是亞洲腹地的天氣真是奇怪，第二天不知怎樣又括起大風沙來，把天空遮得漆黑；同時更使愛叟登他們和載

負行李的牲口都不得不躲藏起來，因為不然就有被沙礫小石塊打傷的危險。

現在這一小隊人已由崇山峻嶺來到了沙漠地帶，所以他們進行的速率也已經和兩星期之前絕然不同。現在他們每天可以趕三十哩路，所以不久他們就到達了廠瑪谷 (Tzamma Valley)，而在這裏停下來稍作休息。

略略恢復了體力之後，他們又向前進發。現在雨和霜都不來麻煩他們，所以一路上很是平安。但氣候卻是很冷，因為十月就將完結。不久，他們爬上了達爾基山道 (The Tarkie Pass)，俯下頭看到來在環狀圍抱起來的許多高山之中躺着一大片碧水。這就是叫做薩拉姆·諾亞 (Sairam Nor) 的有名的亞洲高山湖，牠的直徑有二十哩長。歐洲人中曾經看見過牠的就沒有幾個人。

越過這個高山湖之後，愛叟登中校便來到了一處世界上最荒涼的地方之一的所在。看不見一棵樹，一棵草，也看不見一隻飛禽和一隻走獸。一天復一天，他們在這塊地方走着，沒有什麼東西來調劑他們的荒涼和寂寞。這就是西部蒙古。他們在這裏整整的走了十一和十二兩個月，一路上他們祇聽着狂風在這荒涼的漠地上的吼聲。

後來他們越過了俄國的國界，走到了一個小鎮，並爲俄國的官員所接待。許多人都勸他不必再前進，因爲在暴風雪中，越過不毛的荒漠——在那裏完全找不到一些取火的木材——簡直是送死。但是愛叟登堅毅的心中早已決定了計劃，不達到西伯利亞鐵路，決不中止他的前進。

一天復一天，他們踏着凍硬的地，在零下十五度的氣候中，穿過許多荒廢的村落和冰凍的河流前進。在阿爾泰山（The Great Altai Mountains）腳下的一個小村落中過了聖誕節之後，天氣愈來愈惡劣，終於他們遇到了一陣暴風雪。風力是如此的可怕，竟使他們都凍傷，同時載負行李的牲口也不肯再前進。第二天愛叟登自己和那個勤務兵都病了，於是雇了一輛馬車到一個俄國的兵營中去求治；等到身體稍稍復元之後，他們又徒步前進了。據愛叟登說，在那邊趕路，趁馬車倒比徒步更加苦痛，因爲路是太壞了。

最後他們到達了西伯利亞的邊界，而踏上了全部行程的最後一個階段。前面的路雖然還有八百多哩，但是平滑的雪地較之以前的崎嶇的路當然好走得多了；同時這時候，他們已經駛着雪橇，而不必再徒步走路了。所以他們在嚴寒的雪地上急急趕了好許多

日子之後，終於平安地到達了西伯利亞鐵路，而完成了他們全部的行程。

發現白種愛斯基摩人的斯蒂芬生

近代探險家中，在北極地帶住得最久的要算斯蒂芬生（Vilhjalmur Stefanson）了。他的生長地是加拿大，但他卻在美國受教育，並且曾在美國幾個報館裏當過幾年記者。但是喜歡旅行和冒險的他，對於新聞記者這一行職業到底是不能感到滿意的，所以在一九〇四年就是他二十五歲的那一年上，就到大西洋極北的冰洲（Iceland）上去旅行了一次。這一次遠行的結果，使他素來抱着的到北極探險去的志願，更加堅強而且活躍了起來。於是又在一九〇四年上到偉大的麥肯基河（The Mackenzie River）的上去拜訪了愛斯基摩人。（The Eskimos）從此之後，他就幾乎一直在北極過活。後來他出版了好多種描寫北極生活的書，他證明白種人很可以到那邊去旅行，並且成年成月的靠着海豹、白熊、馴鹿和其他可以獵獲的動物過活。但他長期的探險生涯中，除了這些描寫北極的著作之外，還有一件對人類文化更爲有利的貢獻，這就是白種愛斯基摩人

的發現。現在我們就要來講到這個發現的經過。

我們知道在大熊湖(The Great Bear Lake)之北，有一個叫做蘭頓灣(Langton Bay)的海灣，那是到北冰洋去的一個入口。就從這蘭頓灣，斯蒂芬生和他的一小隊人於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朝東出發到未知的世界去。和斯蒂芬生同行的，沒有一個白人，祇有三個愛斯基摩人。同時他們除了一頂破舊的帆布蓬帳之外，也沒有帶夏季用的絲織天幕；而所有的武器也祇是四枝來福鎗和九百六十發子彈，並且那些子彈又是大小不一，配了這枝鎗就不能配那枝的。

六天之後，他們到達了來溫角(Cape Lyon)。這是美國的捕鯨船曾到過的最遠地點；從此以北，就完全沒有人類的足跡了。

因爲動身時祇預備了兩星期的食糧，所以他們就必須一路走一路行獵。他們通常總是由一個人開道三個人趕雪橇，假如遇到海豹或是白熊，那末就再派一個人去追打。這樣且行且獵的走了五天之後，他們走到了披亞斯岬(Point Pierce)。在此處，一陣從東面打來的暴風雪使他們停住了。但幾天之後，暴風雪就靜了下來，於是他們又趕着雪

橇在崎嶇難行的冰上爬着前進。

到了五月九日，就是艱苦地趕了十九天路之後，他們到達了智慧岬（Point Wise）。在這裏，他們看見有許多木材正散放在海灘上，並且旁邊更有好幾堆木頭的碎片。無疑的，在這塊地方一定有人在用着手斧砍伐木料製造什麼東西。他們大家都不禁非常驚奇，同時也有些害怕起來。但是一方面雖然害怕，另一方面探險的精神畢竟要比恐懼心強過好多。所以他們歇宿了一夜之後，第二天不到天光大亮，便性急地起身向前方趕路了。他們心中都很熱切地想發現他們所懷疑着的東西。整整一天他們沿路在海邊尋找木片和刨屑，但一無所得。第二天他們畢竟在雪上發現了人類的腳印和雪橇的車轍。雖然，看來這些跡印大約已是兩三個月以前所留着的東西了，但他們探尋的興趣仍未稍殺。跟着這些車轍和腳印走了好一陣之後，最後他們到底望到了一座大約有五十多份人家的荒涼的村莊，房子的頂上都蓋滿了皚皚的白雪。當下，斯蒂芬生他們的歡喜真是難以形容的。並且對於這個村莊的大也是非常驚異的，因為通常愛斯基摩人的村莊都是不滿二十份人家的。

有一條足跡是導向這村莊的。斯蒂芬生決定沿着這跡足去拜訪那些未曾見過的人類。於是他帶了一個愛斯基摩人，越過重重冰塊向前走去。但化去了兩點鐘時間，足足走了十二哩路程之後，他們卻到達了另一個坐落在堅冰上的村莊。斯蒂芬生向旁邊一望，原來先前看到的一個村莊就在隣近，相離約有十哩之遙。同時更有幾個村莊，牠們間的距離也差不多。於是斯蒂芬生立刻明白過來，這些靠獵海豹活命的人，是拿半徑五哩大小的圓面積作爲一村的領地，至領地內的海豹被獵盡後再遷徙他處的一種有規律的狩獵民族。

離斯蒂芬生他們不遠，有許多獵海豹的人，正各自坐在靠近一個海豹窟穴的一片雪地上，等候着海豹的出來，每人的距離大約是半哩。斯蒂芬生本來急着要去看看這些陌生的人，但他深恐跑得過於快了，會引起他們的懷疑，所以故意放慢着步子走去，並且在離開他們一百碼的地方放下了雪橇。

當斯蒂芬生走到離他們祇有幾步路的地方，正想開始和他們交談的時候，一個獵海豹的人，突然跳了起來，抓住放在旁邊的長鋒刀，作出準備抵抗的姿勢。於是斯蒂芬生

帶去的那個愛斯基摩人立刻停下步來，向他解釋，他們是到這裏來作友誼的訪問的。

但這個獵海豹的人並不回答，卻立刻朗誦起祝禱詞了。無疑的他已經把這兩位生客錯當了鬼神了。這是愛斯基摩人的迷信，認爲一見了鬼神，就必須一息不停的朗誦祝禱詞，否則他就會嚇得發昏的。現在這個獵海豹的人看到前來的兩個生客所穿的服裝和所帶的狗、雪橇等等都是從來未曾見過的，並且他們兩人，都沒有舉起手來作和平的表示，所以他不得不相信確是遇見鬼神了。

斯蒂芬生他們看明白了這個情形之後，就舉起手來表示他們身上沒有帶武器。於是那個獵海豹的人便消釋了疑團走了過來。在他們身上搜了一遍，確信這兩位生客不是謀人生命的壞人之後，他纔歡喜起來邀請斯蒂芬生兩人進入他們的村舍去。但他們走到了村口時，那個獵海豹的人仍舊請他們兩個站住，因爲他必得向他的同族說明，這兩個生客的來訪是善意的。經報告之後，全村獵海豹的人都立刻提着長矛和刀子出來歡迎生客，並且每個人都走上前來向斯蒂芬生兩人自己介紹說：『我是某某。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是誰？』於是所有的人，都歡天喜地的唱起歌來；同時婦女們更忙着回到家

裏去做菜，預備請兩位生客吃。

斯蒂芬生立刻認出來這些獵海豹的人們，是一種純潔可愛優雅知禮而善於款待客人的民族，同時他們的語言也不算難懂，因為和愛斯基摩並不差得很遠。不久他們爲客人造起了一座房子，（在造屋時，他們非常慇懃地不讓客人自己動一動手）裏面安放了許多皮革、燈以及其他的用具。他們對斯蒂芬生說道：『我們希望你們一直和我們在一起過活，直到最後一塊海豹肉吃完爲止。現在我們要停下打獵來大家快樂幾天，因爲我們受到這樣遠的客人拜訪還是第一次哩。』

於是這樣斯蒂芬生便在這善良的民族中住了下來，並且一天復一天的和他們親密起來。

斯蒂芬生稱他發現的人爲白種愛斯基摩人，因爲他們的語言和舉動很像愛斯基摩人，但另一方面在外表上看起來卻又像白種人。一般而論，他們都有白皙的皮膚、文雅的面貌和像中國一樣濃黑的頭髮。至於這種民族的來歷卻是非常難說，有人說他們是愛斯基摩人和赫得孫灣（Hudson Bay）上的運貨商的混血種。這當然是一種無稽之

談。也有些人因爲他們之中有些生着茂長的淡棕色鬍鬚的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Scandinavians*）很相像，而同時其中有些少婦的秀麗的面貌也極像斯堪的納維亞女郎的緣故，便斷定他們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在格林蘭（*Greenland*）的殖民的後裔。這個說法比較有幾分道理，但到底他們是誰？我們現在還不得不留待人類學家去研究出來了之後再說。



2325/15

世界探險家列傳 上册



中華民國玖拾玖年伍月廿肆日贈送

六二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版

初中學生 世界探險家列傳 (全二册)

上册實價國幣二角二分

(郵運匯費另加)



有不准著作權印

編譯者

黃海 朱基 俊鶴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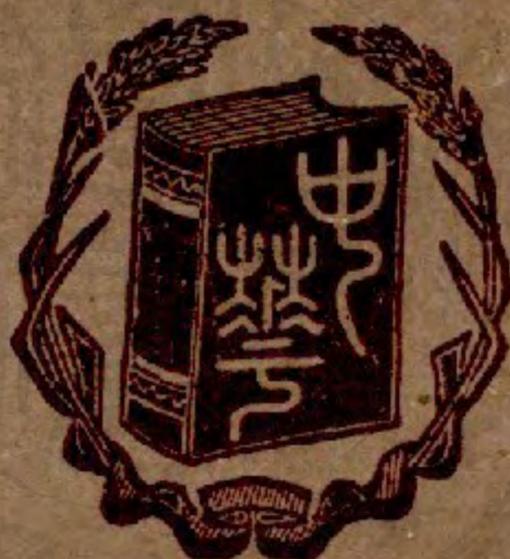
(一〇一五三)

國家圖書館



004057862

標商冊註



05

籍

3)
2